



## 心灵的守望

□ 孙元礼

在生活区西门旁边，二楼的一个窗口，每天早晨7:30左右，总有一位老人推开窗子，探出上身，口中轻轻地呼唤，然后把一勺面条或小米撒在窗下的平地上。楼间绿化带的四五十只麻雀，扑棱棱落在窗下。啄食完毕后，不知哪只麻雀“喳喳”发出口令，又一起扇动着短小的翅膀，“呼啦啦”成群结队迎着晨光飞走了。

几天的时间，我在楼下徘徊，试图采访一下这位老人。终于等到一个机会。见她走出单元门，我立即上前，谦恭问候。听闻我的来意，老人约我下午3点到她家详谈。

老人坦诚如素友，不疾不徐的讲述，很容易把人带入她的讲述中。

她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。父母大学毕业后，在一家大型国企任工程师，已故去。考大学时，她想报汉语言文学专业，父母却劝她报考了物理电子学，毕业时报名去了大西北的一个兵工厂，退休时已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。兵工厂撤销后的1992年，她搬到淄博。育有一儿一女，儿女都在外地上班，平常家里只有她一人出出进进。虽年近古稀，身子骨却硬朗，被西北风吹皱了的脸庞，依然血色丰满。

她说，刚来淄博时不习惯。大西北荒凉、苍茫，一眼望去，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”。无风的日子，可以欣赏辽阔的地平线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向你敞开胸怀。唱上一曲跟乡民们学的花儿小调，五脏六腑都跟着歌声一起颤动。对比之



下，淄博再宽的马路也是窄街小巷，尤其是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，更是孤独难过。直到有一天早晨，她忽然发现绿化带里的树上站着那么多的鸟。有喜鹊、斑鸠，更多的是麻雀。喜鹊、斑鸠都不叫，只有那麻雀，叽叽喳喳一刻也不停。她盛了一小勺米，开窗撒到了窗外的水泥地上，躲在窗旁瞅着它们。然而十几分钟过去了，一只麻雀也没有飞来。

吃了早饭出门，她特意走到窗下看了看，米粒却是一颗不剩。第二天早晨，叽叽喳喳的鸟鸣响起，二三十只麻雀在槐枝上飞来飞去。先是有六七只飞到路牙石上，朝米粒跳了几步，停下，小小的脑壳左顾右盼，又试探着向前跳，跳到米粒跟前，随后，树上的麻雀忽闪闪飞过来，一块把地上的米粒啄食得一干二净。

从那以后，每天早晨，老人都按时投食。冬天缺少食物，麻雀来得也多，有时一次飞来五六十只，老人就会给它们加餐。其他的鸟儿也来混吃混喝，喜鹊是常客。喜鹊飞

来，麻雀就不敢落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喜鹊吃饱了，飞走了，才急匆匆地围拢过来吃点残羹剩饭。如果下雪了，老人就在窗下清扫出一块空地投食。

晨光照亮的清早，成了老人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。时间长了，麻雀与老人成了好朋友，甚至有了麻烦事也找老人帮忙。

大概是2016年4月的一天早晨，麻雀吃完了投食，有的飞到树上，有的落在树下的草地上，不像往常那样飞走，而是叫声不断，听起来非常急促，几只麻雀还飞到窗子下面的空调外机上，仰着脑壳叫唤。老人来到窗下，蓦地发现草丛中竟躺着一只小鸟，粉红色的一个肉球，一根羽毛也没有，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应该是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麻雀。

老人环视四周，却未见到鸟窝。麻雀似乎看出了老人的心思，有两只飞到楼墙上，吸引了老人的视线。那里有一个洞口，离地面两米多高，可能是有人安装什么留下的，

没有封堵。老人回家拿来高凳子，小心翼翼托起那只光秃秃的小麻雀放回洞里。往洞里放那只小麻雀的时候，大麻雀叫声不断，当小麻雀被放回窝里后，鸟叫声戛然而止。两只麻雀站在洞口，小眼睛滴溜溜地看着老人。

说到这里，老人停了一会儿，仿佛自言自语：“别看麻雀那么小，也是通人性的。”

老人拿出一沓画让我看。我一张张看过，全是麻雀。老人说：“自从和麻雀打上了交道，我就开始学着画麻雀。”为了画好麻雀，老人参加了老年大学绘画学习班，认识了书画界的一些朋友，还拜一位花鸟画家为师。麻雀吃食的时候，她就静静地观察。画作参加老年大学画展，还获得了二等奖。她领我进了书房，指给我看那幅画。画面上，树枝横斜，一只麻雀立在枝头，另一只麻雀展翅飞来，已到近旁。画中的麻雀，褐色的羽毛，棕黑色的斑纹清晰可见，短小的尾羽微微翘起，小巧玲珑，生气勃勃，麻雀的天真质朴之美跃然纸上。留白处，题了两句诗：“枝头麻雀啼，神俊翩翩飞。”

在她的书桌上，还立着一幅行书条屏，写着管子的一句话：“人与天调，然后天地之美生。”

记得在农村生活的时候，晨光还没洒进小院，树枝上、院墙上，总是站着数十只麻雀。院外的电线上排着一长溜儿。有人把它们称为飞行的歌唱家。麻雀和我们是那样的亲近。像老人那样善待麻雀，让我们以善良感知生命，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家园。

## 把春天挖回家

□ 邓荣河

春回大地，暖暖的阳光如神奇的手，广袤的大地一经阳光的抚摸，生机勃勃起来。田间地头那些有名没名的野菜，争先恐后相继露出了头脸，迎来了它们的盛产季节。一向闲不住的老爸，这回可有活儿干了——每天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到城郊挖野菜。用老爸的话说，他要把春天挖回家。

老爸挖菜的地点有讲究，单选那些较为偏远的荒坡、河岸边。纵使道路边的野菜再鲜亮，他也不会轻易去碰。老爸说，路边来往的车辆多，汽车尾气重，野菜受到熏染，吃了可能会影响健康。

半天下来，老爸的小袋子里总会满满的，什么麦蒿呀，荠菜呀，曲曲菜呀，婆婆丁呀，苦菜呀……应有尽有。回家后，老爸也不闲着，第一时间给野菜分类，放到不同的盆子里。接下来，就是择菜、洗菜。那晚，小女儿心疼爷爷，劝老爸别去挖野菜了，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老爸笑笑：“我那是一举两得，既挖了野菜，又锻炼了身体。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，那叫走进自然，比憋屈在家强多了。城郊车少噪音小，空气清新，那可是纯天然的大氧吧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蹂躏着酥软的土地，甭提有多舒服了。这可是百分之百的有氧运动。”言语间，尽是舒心的惬意。

其实，我知道，老爸之所以对野菜情有独钟，与他们那辈人的生活经历有关。每每全家吃着新鲜的野菜，老爸总会一次次给我们讲那些整日与野菜相伴的日子。野菜是凝聚在老爸他们那辈人心头的一个难以割舍的结。把野菜叫做救命菜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老爸不仅爱挖野菜，还传授给了我们很多野菜的食用方法：荠菜做馅蒸包子、包饺子，青青菜炒鸡蛋，苦菜加点粉丝凉拌，曲曲菜蘸着甜面酱芝麻酱吃……无论哪种吃法，都能口齿留香，让人百吃不厌。每年一到阳春时节，什么大鱼大肉啊，都会悄然离开我家的餐桌，各式各样的野菜开始成为我家饭桌的主宰。

每天下班回家，我总会陪老爸喝两杯。当然，各种野菜是必不可少的酒肴。小日子虽说不上多滋润，却也有滋有味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\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## 彭城纪行

□ 张修东

6000年文明史，2600年建城史，北国锁钥，南国门户，古谓“彭城”，现称徐州。一份旅游攻略，已经使我心驰神往。好友相约，一路南行，便有了这次与彭城的美丽邂逅。

与陶俑对视

人生旅程，离不开土。初心使然。

女媧抟泥，与土结缘，造而为人，绵延不绝。

那些工匠，深入骨髓的本领，便是体味挖掘，将世间的每个人做成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徐州，兵家必争，有多少人浴血大地，浸淫其中，尤其那些战将兵勇。

我在徐州博物馆见到了形色各异的一批陶俑，或面带微笑，或陶醉欢喜，或冥思苦想，或眼神炯炯，或聪明伶俐……一人一面，百态千姿。我躬身弯腰，静心与陶俑对视。他们在想什么，我猜不透。

人生旅程，离不开土。殊途同归。

站在舞俑面前

一尊尊舞俑吸引了我的



目光。闻乐起舞，长袖飘逸，风为之动，挥洒自如，舞姿曼妙。有的掩面而笑，陶醉的表情定格成永恒。笙歌响起，箫震八方，琴瑟和鸣。

金缕玉衣

175厘米长，4248块玉片，编缀金丝重1576克的金缕玉衣，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使用年代最早，玉片数量最多，玉质最好，制作工艺最精，由此成为极品。

本想穿着金贵，护佑肉身，千年不腐，然多少年后，尸骨早已消散，只剩零散的玉

片，连接的金线也早已不在。

时光，让一切变得渺小，幸亏还有记忆的史书佐证。

龟山探梅园

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这天，正赶上梅园开园仪式，园外锣鼓震天，园内梅花含苞待放，正在酝酿一场盛宴。抿嘴笑了的，是梅园的宠儿。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春风荡漾之时，它们轻轻点头致意，向我们打听远方春的消息。

龟山汉墓深处

西汉楚襄王刘注，在位

12年，陵墓凿成耗费13个春秋。

是谁，落下重锤敲打；是谁，把墙壁打磨得光洁如镜；是谁，将数吨重的塞石填人；又是谁，将两条相隔19米的甬道平推56米后，在相差5毫米的地方相遇。沿巷道前行，一个个未解之谜涌现在脑海。灯影，犹如一级级台阶，引人走向深处，却愈发迷惑。隔断，显现一幕幕历史的沉淀。

石墙上的凿痕，是一滴滴汗水滑下的痕，更是一道道挺起的白花花的脊梁。

轻舟一叶

圣旨博物馆前有一湾碧水，一叶扁舟随风荡漾，飘忽不定。

“圣旨出朝，地动山摇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”，回避，肃静，威严……将命运写在纸上，把追问落在地上，奉天承运的声响已经久远。一道圣旨，就是一叶轻舟，装载着某人的命运机理，也演绎着某人的擢升贬谪。

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承接不辍越盎然。